

刘正义 著

南阳作家群新作丛书

沿陵河语事

YAN LING HE YU SHI

10

- 冬春季节河水静谧，无声无息，几近于无，若一娴静淑女；
- 至夏秋季节，水流激越，昂首奔腾，如一精力蓬勃的男子汉，或一匹桀骜不驯的野马。



短篇小说集

沿陵河本是一条沿着邛牛陵逶迤而下的名不见经传的小河流，它在县级地图上纤细如一只小田鼠的尾巴。追根溯源，它确实是从八百里伏牛山流淌而来，河水清澈见底，沙粒白亮如银。

河南文艺出版社

刘正义 著

南阳作家群新作丛书

沿陵河语事

YAN LING HE YU SHI



短篇小说集

河南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沿陵河语事/刘正义著. —郑州:河南文艺出版社,
2013.6

(南阳作家群新作丛书)

ISBN 978-7-80765-627-2

I.①沿… II.①刘… III.①短篇小说集—中国—
当代 IV.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058414 号

出版发行	河南文艺出版社
本社地址	郑州市鑫苑路 18 号 11 栋
邮政编码	450011
本社网址	http://www.hnwybs.cn
电子信箱	master@hnwybs.cn
售书热线	0371-65379196
承印单位	洛阳和众印刷有限公司
经销单位	新华书店
纸张规格	720 毫米×1020 毫米 1/16
总 印 张	216.5
总 字 数	3173 000
版 次	2013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3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总 定 价	360.00 元(共 15 册)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图书如有印装错误,请寄回印厂调换。

序

南阳历来文风昌盛,人才辈出。当代南阳作家群更以其群体大、品位高、风格多样而享誉全国,不仅是文学豫军的主要力量,而且在中国文坛亦占有重要一席。其独具地域特色的思想意蕴,在塑造南阳人的精神气质、营造浓郁文化氛围、引领南阳文化不断向前发展等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成为南阳最为亮丽的文化风景。当然,作为南阳文化建设的标志性品牌,南阳作家群理应壮大队伍、增强实力、多出精品力作,持续不断地提升南阳作家群的品牌价值。为此,市文联实施了文化南阳写作计划,遴选了十余名有一定生活积累和创作经验的中青年作家,组织创作了一批表现绚丽多姿现实生活和时代风貌的文学新作,并整体性地以南阳作家群新作丛书的形式推出这些作品。

该套丛书将要出版的15部作品中,行者的《非斯》,带领读者在奇妙的远古神话中,重新建立个人与世界之间的关系。在充分开放感官、感知世界和自我身体的基础上,伏羲和女娲不断地创造、命名、记载和总结,从而创造了恢弘壮丽的华夏文明,是一部演绎爱欲与文明的东方《创世纪》。尤其是作家精心塑造的那位对万物本质、社会形式乃至生命体验进行疯狂探索的非斯,是文学画廊中不曾有过的“这一个”。作家试图通过伏羲女娲的个人生命史,形象揭示华夏文明诞生之谜,深层解读中国传统文化密码。廖华歌的《村子》,以独特的视角和审美向度,对偏远封闭小山村中的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以及村人的生存状态、生活方式、人性善恶进行多角度的审视和文

化观照,尤其侧重他们不同命运遭际、价值取向、生存欲求的探微及追问。她的小说《白鱼儿》则讲述了一个具有魔幻色彩的故事,一个女人在爱的圈套中死而生、生而死,执着捍卫爱的尊严,道出女人在爱情中的全部挣扎与痛楚,隐藏着作家对女性命运的深切关注和思考:在男性的欲望大网笼罩下,她们将如何突围,才能在男权社会里得到真正的救赎?王俊义的《第七个是灵魂》,让一个人的命运和一个家族命运的神秘莫测媾和在一起,表现人类内心的善良和软弱;让残忍与良知的搏斗、职守与阴谋的穿刺、善良和愚昧的交接、软弱与坚韧的对弈,都掩藏在浓厚的乡俗和古老的民谣后边;飘忽的意识流、黑色的荒诞以及时间的超越、人与野兽的对话等,共同构成一幅具有历史厚度的地域风情画。陈明远的《云上的日子》,有意回避传统散文的写作元素,将小说创作方法糅入其间,带有强烈的风格化倾向,用以第一人称叙述但又不参与故事的独特性,来凸显文本的空间张力和真实感。刘正义的《沿陵河语事》,以沿陵河地方的方言为索引,演绎出了一个有着鲜活人物而又底色厚重、质感强烈、充满浓郁生活气息的动人故事。宋云奇的《蓝色寓言》,采用虚实结合、互换穿插和荒诞、魔幻、象征等超现实主义创作手法,使权力争斗显得光怪陆离和深不可测,更表现了疯狂的男女性爱的诗情画意和音乐美感,特别是在小说结尾设置的作者与人物间的直接冲突,使整部作品的创生与寂灭的前后照应显得有机统一。孙晓磊的《见证风雅》,采取述评笔法、纪实风格,深入地探讨了盆地文化对南阳作家的人格塑造及创作理念的影响,折射出现代、后现代语境下言说方式和叙事模式的变化,以语言本体论来观照当代文学现象,展现作家文本与生存命运、艺术创新与语言探索、民族传统与地域文化的内在联系。李雪峰的《坐在田垄上晒太阳》,通过对乡村文化的描写,再现并深刻有力地地质疑、探究了渐去渐远的农耕文化是怎样被淡化和消解的,表现出村庄与民俗、与自然、与游子、与风物间的那种浓郁的乡土气息。水兵的《山之南 水之北》,以灵动的语言和独特的艺术视角,勾勒出南阳厚重的历史人文积淀和文脉相传的精神内核,其生命体验和诗意情怀,为当下底层人物的描摹和文化散文的写作提供更多的创作可能。苏菡玲的《一个女人的梦》,通过对梦这种潜意识的记录,折射出社会体制、文化塑造带给一个女人心智、人格和道德观念的变化,同时

也度量着一个职业女性的精神构成。孙宗信的《一片扁扁的阳光》，用乡土文化的土腥味和充满哲思风格的凝练古色，来铺陈和描述了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社会转型带来的农民思想观念的嬗变，作品视角别致，行文着意浅显，文笔间的平易透出作者满腔的真情。蒙福全、段舒航的《生命中的大调曲子》，采用散文化写作方式，通过对从大调曲子到曲剧传承脉络的厘清和曲剧人物戏剧人生探究、名戏名段溯源、演出过程踪寻等，深入浅出地挖掘出这一艺术形式的深刻文化内涵，进一步探索、展示和张扬了南阳文化的根源、活力和价值。池长生、陈立红的《桐柏山寨》，再现了“从农民到土匪”、“从义军到红军”的觉悟、蜕化与嬗变过程，熔史志、传奇、风物于一炉，以纪实手法、史诗品格，全景式展现 20 世纪上半叶桐柏山区的风云历史。刘黎丽的《老家故事》，以笔记体散文的白描手法，委婉曲折地表达出作者厚重的乡村情感……

这些作品，有的写得率性飞扬，洋溢着青春的激情；有的写得飘逸空灵，透着厚重思想的底色；有的时尚新颖，使形式的变化打上时代的烙印；有的追求文体的糅合，更显现复调写作的意味。总之，作家们无论如何都在有意识地使自己的写作求新求变，努力改变自我的风格模式，从而呈现更为复杂多变的创作态势，这与世界发展的规律一致，变是世界的根本，是艺术的本质，唯有变才有可能超越自己和他人，唯有变才可能有艺术的瑰丽多姿。

其实，世界本就如此。尽管坚守写作的道义应是写作的不变圭臬，但多变的文体意识依然透出创新的文学本质，南阳的作家大都秉持这种理念，这是南阳文坛之幸事，亦是“文章千古事”之必需。

河南文艺出版社一次推出 15 部作品，这在南阳过往并不多见，这或许会给人选者一种激励。我希望这种激励，能够成为更大的创作动力，热切地期盼大家能够在艺术创新的道路上越走越远，走出一片专属于自己的更为亮丽的风景。

南阳市委常委、宣传部长 姚进忠

2012 年 7 月 11 日

目 录

- 001 写作缘起
- 003 拌货三
- 013 捣土
- 025 豁子
- 033 绝户头
- 045 羯子
- 053 姚婆
- 063 团人
- 079 二不棱登
- 093 恶洩
- 102 眇马虎
- 112 倭瓜菜
- 120 攘包

写作缘起

沿陵河本是一条沿着邛牛陵逶迤而下的名不见经传的小河流，它在县级地图上纤细如一只小田鼠的尾巴。但追根溯源，它确实是从八百里伏牛山流淌而来，河水清澈见底，沙粒白亮如银。冬春季节河水静谧，无声无息，几近于无，若一娴静淑女；至夏秋季节，水流激越，昂首奔腾，如一精力旺盛的男子汉，或一匹桀骜不驯的野马。

在邛牛陵行将隐入桂城盆地底部的陵头时，沿陵河河道渐阔，并在沙洲上拥起了一块承载着几道沟豁、沟底和沟帮子上长满了刺槐酸枣树的平地。曾几何时，这块平地上集聚起了一些人家，成了一个小村子，这就是沿陵河村。这个百多口人的自然村，有一条名叫碾道沟的深土沟把它分为南北两部分，几十户人家合在一起成为一个村民小组，属六里开外的邛牛陵行政村管辖。由于其特殊的地理位置，这个小小的自然村竟然上了国家绘制的地图，尽管它在地图上不过是一个米粒般大小的绿圈圈。

但让人诧异的是，这个村的人们操着一种与周围村庄的人们完全不同的方言讲话，他们这种方言既不同于周边村庄的华北次方言河南话，也有别于西边的西北次方言关中话，尽管这些语言，沿陵河村的人们既能听懂，又能讲出来。不久前，桂城学院的一位教授带着一群学生来到沿陵河村搞科研调查，他们拿着村民弄不懂的什么小型录音机录音，并在一张纸上画着符号。临走时，那位教授对陪同他们的县里的同志说，沿陵河村民的祖先可能是明末清初由外省迁移到这里居住的，他们讲的方言属于北方方言区的江

淮次方言,这个村子的现象属于语言学当中的“方言岛”。话语的不同,可略举几例进行对比:

桂城	沿陵河村的话
----	--------

雨下大了	雨落大了
大前年	线前年
打粮食的场	屋场
下午	下昼
上午	上昼
玉米	玉谷
寡妇	过夫嫂
门栏	门路坎
睡觉	困醒
兔唇	豁子
蚯蚓	除串
继母	姚婆
过去	每常儿
责骂	日撅
开玩笑	打渣子

语言是一种社会现象,又是一种文化现象。随着岁月的流逝,沿陵河的“方言岛”逐渐被打破,他们自觉不自觉地融入了桂城方言的体系,但有些话语却根深蒂固地保留在他们的生活中。布罗茨基说:“语言比国家更古老。”至今,这个村庄似乎仍沉睡在中文普通话无法照亮的世界里。本文试就沿陵河村保留的一些方言引发出来的人和事,作一发掘性记述,为这个村子留下一点什么。缘此,本书定名为《沿陵河语事》。



拌货三

《方言》第十：弃也，楚凡挥弃之物谓之拌。

拌，扔掉，丢弃的意思。

沿陵河人则把办事出格、无能或做出与常人迥异举动的人称作“拌货”，含有极大的嘲讽或批评意味，间或有少许对其异常行为的同情。

至于在“拌货”二字后面缀一个“三”字，则是为了加重语气，同前缀的用意基本一致，这在沿陵河村十分普遍。比如说办某件事办到第二次，做到第二遍，这里的习惯用语是“二翻水”；说某人不太傻但又不是很聪明，在精明和犯傻之间，这里的用语有“二杆子”“二饼”“二挤”等等，不一而足。

显然，“拌货三”属于后缀用语，言语更加深刻，指向更加明白。与此用语相同的还有说某人办事窝囊、不争气，让人忌恨到了极点，不扔掉、拌掉，人们似乎就咽不下这口恶气。

在沿陵河村，被大家公认为“拌货三”的，是家住在村西头，如今正在桂城戒毒所强制戒毒的前杀猪匠金玉。

金玉他爹李老大，是沿陵河唯一的杀猪匠，大字不识一个，但很会杀猪。生性豪爽的李老大在杀猪前，总是手持牛耳尖刀，对着刀锋吹几口气，念念有词，说道：轻易不上床，上床就攘上，攘上就流水，流水就伸腿。他似乎在为猪们祷告。但旁边帮助杀猪的人就逗他：李老大，你整你老婆，不也是这

样子吗？

李老大听后总是得意地朗声大笑，声若洪钟。

生得一副好体格的李老大，死于吃大食堂那一年。那些年头，人的生命尚难保全，谁家还有猪让他杀呢？但把自己的杀猪手艺看得比天还大的李老大，瞑目前破口大骂儿子金玉是个“拌货三”，怕要打一辈子光棍了。因为他劝不动金玉跟他学杀猪，他的手艺怕是真的要失传了。

但九泉之下的李老大做梦也不会想到他死后不久，儿子金玉会靠杀猪参加了工作，成为公社食品站吃公家粮的临时工。

金玉无师自通的杀猪手艺能够得到认可，尤其是得到公社何部长的认可，起因于一次全公社基干民兵训练。

那一年，震惊世界的珍宝岛事件发生之后，中苏关系骤然紧张，全国上下都在为响应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号召，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公社武装部的何部长带领全公社的基干民兵在西岗上训练打坦克。西岗是沿陵河西岸的一块辽阔的丘陵地，一片红沙壤土，连石头也是褐红色，满坡都是白草疙瘩，种啥啥不长。谁也想不到多年之后这里挖出了成堆的恐龙蛋和恐龙化石，建成了全国甚或全世界唯一的恐龙及恐龙蛋化石遗迹园，世界各地的人都蜂拥而至，并为之惊羨不已。

转业军人出身的何朝宗部长此时正值盛年，在训前动员大会上显得严肃、英武。他站在一块大石头上，腰里的武装带上插着一把裹着红绸子的手枪。他讲道，全公社的民兵同志们，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他们正在磨刀霍霍，蠢蠢欲动，想把我国变成他们的殖民地。当然他们这是痴心妄想，是根本办不到的！这是白日做梦！当然这要靠我们坚强的决心和顽强的抵抗，靠我们钢铁般的反侵略意志和血肉之躯。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社会帝国主义往往采取闪电式进攻，用集团坦克冲锋。我国北方幅员辽阔，少有江河湖泊，所以要对付他们就要学会打坦克，学会各自为战，一名战士就是一个堡垒、一道屏障，要让社会帝国主义的乌龟壳有来无回！同志们，我们是按照毛主席他老人家的指示进行的训练，大家要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平时多流汗，战时才能少流血，圆满完成这次训练任务！

何部长激昂慷慨的动员报告让基干民兵们有点紧张，但也热血沸腾，让

一群来看热闹的小把戏们也十分激动。他们盼望着能看到电影上成群的坦克进行绞杀战的壮观场面。训练打坦克,当然要有实物,但公社是绝对弄不来一辆真正的坦克的。不过,何部长有办法,他从地区军分区找来了一张坦克车全图,因地制宜、因陋就简地在西岗上堆制了一辆土坦克。这辆不伦不类的土坦克让沿陵河村的小把戏们笑得鼻涕都快流出来了,因为这辆所谓的苏制坦克的确是太丑陋了,它是用泥土、麦秸茬子、破门板和刺槐枝堆制而成的。这样的破东西堆出来的大杂烩,不知道当年前苏联的间谍卫星是否拍摄得到?如果让当年那些虎视眈眈地觊觎着我国领土的“北极熊”们拍摄到了它的模样,保不准会笑得晕了过去!它可能是世界上少有的难看的坦克了。

但何部长却一点也没有小看它,依然一本正经地带领民兵们认真地训练着。为了提高训练水平,公社聘请了野战军的一位连长给大家讲解坦克战车的结构,指导大家打坦克。这位满口四川话的连长指点着这座土堆——坦克车,何处是履带(用麦秸苦子卷成的),何处是坦克车最薄弱的油箱(用破门板扣成的),何处是炮塔(用黄土和石头砌成的),何处是炮筒(用一根歪歪扭扭的刺槐树做成的)。这位连长详细地给大家示范着炸毁敌人坦克,保护自己的方法、要领,在这个土坦克上攀上攀下,在地上做着匍匐前进、翻滚起伏的动作,赢得了民兵们的一片喝彩声。民兵们也学得认真,都滚了一身泥巴,出了一身汗。因为何部长说,目前国际形势十分严峻,“北极熊”敢打珍宝岛,就敢攻打我们的长城,攻打我们的伟大首都北京。入侵之敌擅长偷袭和闪击战,他们说不定在某一天晚上或凌晨就会自天而降,几十吨重的坦克车可以用直升飞机空投在地面上。这种铁家伙一落地就能开炮,轧咱们这些土房子如履平地!

何部长反复叮嘱大家要记住要领,练好本领,学会打坦克。他看到了沿陵河村志栓的哥哥铁头没有认真听讲,就指着他说,铁头,你还不认真听,说不定你晚上正搂着你老婆睡觉的时候,敌人的坦克就可能过来轧碎你们的床!

民兵们都笑起来。围观的小把戏们也高兴得暧昧地大笑。大家都不知道何部长是在吹牛还是在吓唬人。

打坦克训练的最后一天,来了不少公社领导,还来了一位县武装部副部长,来观摩民兵们的训练汇报表演。民兵们被分成若干个战斗小组,在土坦克周围匍匐腾挪,做着摸爬滚打的姿势,最后一跃而上,掀开土坦克的炮塔,把一捆绑扎好的集束“手榴弹”塞了进去,然后快速跳回地面,迅速隐藏起来,抱着脑壳倾听坦克被炸掉的爆炸声。当然,他们是任何响声也听不到的,但民兵们矫健的身姿,似乎来无影去无踪的行动还是博得了观摩领导们的掌声。

依照惯例,汇报表演结束后,大家是要会餐一顿的。沿陵河村的队长五叔拉来了一头猪,算是代表邱牛陵大队犒劳全公社的基干民兵。支书黑头对五叔说,不会白吃你们队里一头猪的,到时候大队会免你们一点公粮。

五叔当然知道黑头许的诺实在不如放屁,但他并不敢吱声,五叔一辈子都是这样。

但这天在打麦场上杀猪的时候,却弄出了不大不小的笑话。原因自然是沿陵河村最好的杀猪匠李老大已经去世几年了,没有人再会杀猪,一群浑身有力气、能豪气万丈地打坦克的民兵,对这头并不怎么凶恶的猪却束手无策。

人们有时候不大注意一些事情。比如,猪这种动物其实是非常有灵性的。它们和马、牛一样,是比较聪明的生灵。这天,这头将要被杀掉的猪看到用一块门板支成的案台,案台上放着闪着寒光的杀猪刀和正在烧水的大铁锅,以及摩拳擦掌的人群,已经意识到死亡将至,它怒目圆睁,鬃毛倒竖,两条腿不停地抖动,嘴里发出吓人的“呼哧呼哧”的声音。打坦克打得蛮热闹的民兵们被这阵势吓蒙了,谁也不敢往前去,女民兵们吓得叽叽喳喳地叫。大铁锅里的水早已烧开了,而此刻本应躺在锅里褪毛的猪却在张牙舞爪地向人们示威。这很扫大家的兴,沿陵河村看热闹的一群小把戏们都在哧哧地笑。

何部长在县里、公社的领导面前显得很尴尬。他“嘿嘿”笑了笑,从屁股后拔出手枪,指着猪说,就你这球样,不信就治不住你!

大家似乎很快就要看到何部长击毙活猪的热闹场面了。

这时,一位公社干部上前劝阻了他,说,这里场子上都是人,可不敢冒这



个险。

何部长悻悻地把手枪又塞了回去。后来,人们说其实何部长的手枪里根本就没有装子弹。

但此刻,金玉出现了,只见他手持一把长柄大钳子,从这头猪的身后迅疾地冲了过来,正在怒视着何部长和民兵们的猪没有提防从后边冲过来的金玉。只见金玉用大铁钳准确地夹住了猪的脖颈,并顺势把高大的身躯压在了猪的身上。猪被压在地上仍在拼力挣扎,周围的民兵们一拥而上,把猪抬起来摁在旁边的门板上。金玉顺手拿过杀猪刀,一下子从猪的前胸捅了进去,只听这头倔强的猪哼哼了几声,随之股鲜血箭一样地顺着刀喷涌而出,溅了金玉一身。金玉缓缓地抽出刀,看着猪在抽搐时腿一伸一伸的样子,嘿嘿一笑,说,轻易不上床……

围观的人们齐声叫好。沿陵村的人都说金玉不就是又一个活脱脱的李老大吗?他杀猪的姿势、说顺口溜的神态的确和他爹李老大像极了。

谁也不知道金玉是怎样耳濡目染地学会了父亲李老大杀猪的手艺的,而且这手艺在民兵会操这天起了这样大的作用。

重要的是何部长自此在脑海里记下了金玉的名字。

之后不久,公社食品站需要一名临时工,何部长推荐了金玉。在街南关的公社食品站里,金玉开始干的是帮助师傅拽拽猪腿、洗洗猪下水的活儿,但很快他就掂刀杀猪了,手脚利索,干活勤快,把食品站拾掇得干干净净的。从公社干部到食品站的职工,都夸奖金玉很称职。穿着一身劳动布工作服的金玉很快就在公社街上有了点小名气,走在街上有人给他让烟,打招呼,商店、新华书店的姑娘们都甜甜地喊着金玉的名字。这让金玉心里很受用。因为在沿陵河村,能进公家门,端上公家的饭碗是一件让人妒羡的事情。这个村子,多年来没有出过一个大队干部,连邛牛陵大队的通讯员也干不上,更不用说当兵、招工的事情了。

在计划经济年代,公社食品站是一个很被人看得起的地方。一条街上,这么多单位,全公社几万人,就这一个杀猪的地方,而且只有逢集才杀一两头猪,给各单位留足了肉,其余的才能挂在肉架子上卖。因此,每到逢集,这里常常挤得水泄不通。只见金玉被人们围得脸上滚着汗珠,两个耳朵根夹

着纸烟，嘴里叼着烟卷，手里掂着刀砍着肉，放在磅上称着肉，还一边收着钱。金玉在忙碌着，在被恭维着，金玉忙着并快乐着。

隔几天，到不逢集的时候，金玉会骑着一辆半旧的自行车回来看他老娘，顺便给老娘送点儿猪肉。闻着从他家院子里飘出的肉香，村里人都知道是金玉回来了。人们都说，人的命，天造定，谁也没有想到杀了一辈子猪的李老大到了是被饿死的，而金玉他娘不动不摇坐在家里享儿子的清福。

端上了公家的饭碗，自然会有人来给金玉提亲。但此时的金玉眼光似乎高了不少，乡下的姑娘，他已经看不到眼里了，公社社办厂里一群群着工装姑娘成为他青睐的对象，被猪油浇灌得红光满面的金玉梦想有一天和她们中的某一位做夫妻。

这不能称作是梦想。身为临时工的金玉完全有资格这样憧憬。

但这种充满梦想的日子没有让他过得太久，有一天，何部长忽然大驾光临，他身后跟着一个精致的小美人。忙着给何部长和客人倒水的金玉听何部长对那位姑娘介绍说：小田，这就是金玉。

这位叫田歌的姑娘目光似电，在金玉身上扫了一眼，就把眼睛移往别处。

过了一会儿，金玉始知对自己有知遇之恩的何部长是来给自己做媒的。田歌是一个和父母一起被撵回乡下的城里人，眼下在公社社办厂当出纳。生得小巧玲珑的田歌眉头总是紧锁着，似有无限心事。但田歌的天生丽质是遮掩不住的，一袭厚厚的工装也难以掩饰她身体的高高低低，对异性日盼夜念的金玉当然非常满意田歌这城里姑娘的明眸皓齿和发育饱满的身体。

和金玉来食品站当临时工一样，田歌的出现，是金玉梦想不到的艳遇。本来就对何部长心有感激的金玉更是激动得说不出话来。何部长拍着金玉的肩膀亲切地说：金玉，你和小田多谈谈，多谈谈，我走了，我走了。

何部长走了，两个年轻人自然了许多。在交谈中，金玉始知田歌的父母都是搞艺术的，父亲是作曲家，母亲是画家，但他们在那个年代双双不得志，被撵到乡下教书。田歌的轻声细语，也让金玉新奇，田歌说的是一口桂城的普通话，同金玉的一口沿陵河话相比，金玉觉得自己说话就像是一头公猪在叫。

田歌看中的是金玉健壮的身体和为人的憨厚。按自己的出身,金玉不嫌弃她的家庭就算不错了。在征询意见时,金玉只会说,俺家穷,俺家穷。田歌坚决地说,我不怕。

田歌说出的这三个字,让金玉感动得半夜睡不着觉。

这天不逢集,金玉用自行车驮着田歌回到了沿陵河村。刚到村口,他们就被人们围上了。村里人七嘴八舌地夸奖田歌这姑娘就像画上画的,大多是光棍儿的年轻人紧盯着的是田歌鼓鼓的胸脯,在心里骂金玉他妈的命真好。但好在田歌不大听得懂沿陵河村的方言,只顾满脸通红地低着头,这就使得她越发好看、耐看。

用“家徒四壁”来描述金玉的家是再准确不过了。金玉的家的是太穷了,没有一件像样的家具,连一张真正的床也没有。他母亲睡的是用土坯垒的土床,还坑坑洼洼的,落满了灰尘。金玉的床是一张稍宽一点的椿木凳子,而这还是他爹当年杀猪留下来的。做饭的灶火是一间四面透风的小棚子,一口铁锅疙疙瘩瘩地打满了疤。看到面前这个家,金玉像突然失语了似的,只会说,就这,就这……谁也不知道他“就这”指的是什么。

但田歌对这些毫不介意,还似乎对这种近乎原始的惊人的穷充满了敬意。她欢快地跑上跑下,帮助金玉母亲干这干那,银铃一样的声音响彻了半个村子。这越发让村里人感叹,李老大啊,你这老家伙真是鳖命好哇!

一直到天擦黑,金玉和田歌才慢慢地消失在村头送行的人们艳羡的目光里。

金玉和田歌的婚礼如期在食品站举行了。一大早,穿戴整齐的金玉娘就被送到了街上。头天下午,金玉和田歌还一起回到沿陵河村为父亲李老大烧了纸钱,金玉特地卤了一大块猪肉放在父亲坟头前作供品。村里人都看到了金玉这一举动,都说,李老大这一顿可吃美了。

公社食品站的吴站长把站上的会议室布置一新,贴上了新写的对联。上联是:喜有彩车迎淑女;下联是:愧无美酒宴嘉宾。横批是:天作地合。来宾都称道这副对联写得好。

婚礼由何部长主持。有何部长出席并主持,婚礼的规格提高了许多,公社不少单位都来人祝贺。中午,金玉在食品站摆了满满十桌酒席,耗费了一

头二百斤的大猪。但菜还没上齐,何部长就已经喝醉了,醉后的何部长只会不停地笑,他的笑声很大,甚至有点夸张,远远近近的人都听到了平日不苟言笑的何部长怪异的笑声。

新郎金玉也喝了不少酒,但他坚持着没有倒下去,他知道,新婚之夜,对一个男人来说很重要,他还有梦寐以求的工作要做。他要怀抱着娇妻进入性爱的殿堂。对这一个晚上,他已经盼望了近三十年。没有任何性经验的金玉想不出来怎样和田歌在床上做爱。但儿时听村里大人们讲的关于新婚之夜“行房”的骚事,以及在今天婚礼上人们赤裸裸的性提醒,他自觉已经懂得了不少。看着新房里宽大的新板床,他想到了父亲当年杀猪时说的顺口溜:轻易不上床,上床就攘上……想到这里,他自己先笑了。

客人们都陆陆续续散去了,母亲在另一间房里已经入睡。在昏黄的灯光照射下,新娘子田歌姣好的面容愈发妩媚。当他拉灭电灯,试图把田歌揽入怀中的时候,不承想田歌又把电灯拉亮了,接着又“扑通”一声跪在了地上。田歌的举动让金玉大为惊异,他忙搀扶起田歌,问她这是干啥。田歌圆圆的眼睛里饱含泪水,哽咽着说,金玉哥,我对不起你,我不是处女,你现在不要我,还来得及。

正在兴头上的金玉像是被顺头浇了一瓢凉水,愣怔了半天,对跪在地下的田歌说,小田,你起来,好好说话。我不懂啥处女不处女的,俺爹是杀猪的,俺也是杀猪的。当年俺爹临死时对俺说,找媳妇别挑剔,只要是个女的,你都得要。你以前咋样,俺不计较。我肯定会要你的。但我想知道你的第一个男人是谁。

田歌用珠玉一样的牙齿把自己的下唇咬出了血,昂着头说,金玉哥,原谅我,我不会告诉你的。

事后许久,金玉都在纳闷。为什么自己的新婚之夜没有丝毫的快乐可言?他印象最深,不停地去揉摸,并用牙去咬噬的是田歌那对结实的诱人的双乳。

但很快,不用田歌自己说出口,他已经估摸出她的第一个男人是谁了。因为,在他们成婚之后不久,他的恩人何部长常常让田歌去他的办公室,有时是让人捎信,有时是让武装部的勤务兵来传唤;有时是下午,也有时是晚